

第一章 擺脫壞女配人生

陸姒穿越到了一本名為《千金王妃》的小說裏。

故事中女主角的待遇相當好，男人愛她，或愛她而不自知，女人嫉妒她，或連嫉妒她的勇氣也沒有，看到她便自慚形穢，雖然她只是平遠侯府的假千金。

陸姒才是平遠侯府的真千金，但她不是女主角，而是招人恨的女配角。

原書裏，陸姒才出生便流落在外，沒有受到過良好的教育，又經歷坎坷，遭遇過許多不幸，造就她不僅見錢眼開，老鬧笑話，還心狠手辣，殘酷無情，為了攀高枝兒不惜傷害親人，禍及家族。

女主角陸姒人如其名，聰明伶俐，和粗魯不文的陸姒形成鮮明對比。

因而陸姒嫉妒陸姒，搶陸姒的衣裙、釵環、胭脂水粉，甚至想搶陸姒的心上人，想取代她成為南潯郡王妃。

當然，陸姒這個炮灰女配是不可能如願的，就在她快要如願以償嫁入皇家的時候，她從前的惡形惡狀被揭發了，前途盡毀，美夢破碎。

回憶著書裏的情節，陸姒心中暗驚。

平遠侯府的明爭暗鬥那是以後的事，現在的她，身陷險境。

原主的遭遇太可怕了，養父養母去世，叔叔嬸嬸如狼似虎，打她、罵她就不說了，還要讓他們的親生女兒代替她回平遠侯府認親，甚至要把她賣給一個臭名昭著的色鬼。

眼下最要緊的事，一則是要自救，逃脫魔掌，二則是要拿到一件寶物，一件本該屬於原主母親的寶物，一件被那個惡魔搶去的寶物……有了這件寶物，不光她的命運，連國家大事也將隨之發生巨大的變化……

外面傳來腳步聲，陸姒趕緊閉上眼睛裝睡。

門吱呀一聲開了，聽腳步聲她猜測應是進來了三四個人。

「大白天的睡這麼死，豬嗎？」一個年輕女子的聲音裏滿是嫌棄。

「蠢豬！」中年女人惡狠狠的說。

「小鵲她娘，這丫頭不是被妳給打傻了吧？」中年男人有點猶豫，有點慌。

陸姒聽著他們的說話聲，這三人分別是鹿二郎、鹿二郎的妻子錢氏和他們的女兒鹿小鵲。

原主是被鹿大郎夫婦收養的，養父養母待原主還好，不過他夫婦二人已經去世，鹿家現在的當家人是鹿二郎和錢氏。

「怎麼，你嫌我打她了？」錢氏聲音拉高質問。

「不是，我沒那個意思。」鹿二郎嚇了一跳。

「打傻了才好。」年輕男子語氣滿是諂媚，光聽那聲音就能想像他滿臉陪笑，點頭哈腰的哈巴狗模樣，「鹿二爺、鹿二奶奶，橫豎她今天也是要送到西樓的，越傻就越聽話，越不會出岔子。」

屋裏響起一陣邪惡的、愉快的笑聲。

陸姒背上發涼。

這年輕男子是縣裏的衙役苟良才，他曾背地裏對原主動手動腳，原主看不上他，

苟良才被拒絕後惱羞成怒，轉而勾搭上鹿小鵲。現在他這是要聯合狼心狗肺的鹿二郎夫婦，送弱女人虎口嗎？

鹿二郎是開客棧的，取客似雲來之意，名叫雲來客棧，規模不小，分為東樓和西樓，現如今西樓已被包下。包下整個西樓的人便是讓原主夜夜作惡夢的惡魔，聲名狼藉的慶陽侯肖玻。

聽到這裏陸姒哪還有不明白的，看來這群人今天就要動手了！

「真要把她送到西樓？」鹿二郎還沒下定決心，「可我大哥臨走之前把她託付給我，讓我好好照顧她，給她找個好婆家。」

「呸，找什麼婆家。」錢氏啐了一口，「給她找婆家不得託媒人，不得備嫁妝？咱們家有多少錢往裏賠？老娘成日辛辛苦苦的也賺不了幾個錢，都賠給她不成？」

鹿二郎被罵得不吭聲了。

鹿小鵲笑道：「娘別生氣，爹是重情義的人，他為的是我死去的大伯。」

苟良才忙道：「鹿二爺對鹿大爺是真好！不過，這丫頭她並不是鹿大爺親生的啊。」提起這個，鹿小鵲就有精神了，「苟大哥，你早先說的事情可是真的，這死丫頭她真是侯府千金？」

聽到她提起這一句，鹿二郎和錢氏臉色變得凝重。

苟良才壓低聲音，一臉神祕地說：「平遠侯府尋找他家千金小姐的人已經到縣衙了，我也是偷聽到的，才知道平遠侯府十五年前丟了個孩子，就是在咱們靜縣丟的……」

「堂堂侯府，怎會把孩子弄丟了？」錢氏想不通。

苟良才忙解釋，「成嘉三年，胡人一直打到咱們靜縣，二奶奶忘了？兵慌馬亂的，丟個孩子不稀奇。」

鹿二郎歎道：「那些年我和妳在靈州開鋪子，不在靜縣，倒是躲過了一劫。聽大哥說，那場仗打得慘烈啊，街上到處是死人，胡兵瘋了一樣，見著人就砍……」

鹿小鵲滿心想著侯府千金的事，不想聽這個，「爹，先不說這個了。苟大哥，這都過了十五年，平遠侯府的人要找回他家千金小姐，不容易吧？」

苟良才盯著床上的陸姒，眼中閃過餓狼般綠幽幽的光，凶狠惡毒，「過了十五年又如何，有她在，一切好辦。」

「她？」鹿二郎一家三口的目光都隨著落在陸姒身上。

苟良才笑道：「小鵲妹妹曾對我說過，這臭丫頭有一件嬰兒時期穿的小肚兜，肚兜上繡著隻啃花的白羊，繡工極好。可巧，平遠侯府的人要找小姐，憑的就是這樣一件肚兜……」

「老天爺！」鹿二郎和錢氏瞪大了眼睛。

鹿小鵲激動得兩腮緋紅，急切問道：「可還有別的憑證？」

苟良才指指陸姒的臉，「真千金眉心有點紅痣。」

鹿二郎一家三口倒吸口冷氣，望向床上的人，這安靜睡著的死丫頭眉心恰巧有點紅痣，如朱砂，如鮮血，美麗嫵媚。

「這麼說……她真的是侯府千金？」鹿二郎聲音發顫。

「不，我才是侯府千金！」鹿小鵲貪婪又興奮。

「對，我女兒才是侯府千金！」錢氏咬著牙，一副志在必得的樣子。

苟良才拍掌，「對極，小鵲妹妹才是侯府千金！鹿二爺、鹿二奶奶，你們想想，平遠侯府憑的就是一件肚兜和眉心紅痣，這肚兜咱們翻箱倒櫃的總能找出來，那眉心紅痣咱們設法點上一個也成，只要能讓平遠侯府認下，小鵲妹妹便是千金小姐了，平遠侯府是什麼人家，他家千金小姐的嫁妝一萬兩都不止，到時小鵲妹妹……」

「到時小鵲帶著一萬兩銀子嫁給你，咱們一家四口過好日子！」錢氏叫道。

鹿小鵲激動得發抖，「爹、娘，苟大哥，我發財了是不會忘記你們的。」

唯獨鹿二郎驚慌不安，「這、這不好吧？」

錢氏和鹿小鵲已經在翻櫃子，鹿小鵲果真從箱底翻到一件嬰兒肚兜，花樣和苟良才所說別無二致，母女倆樂得咯咯咯笑出聲。

「帶上肚兜，點上紅痣，我就是侯府千金。」鹿小鵲緊緊捧著肚兜不撒手。

錢氏目露凶光，「妳自然是侯府千金，至於這死丫頭，卻是留不得了。」她自門後取下門門，便要再往陸恪的頭上砸。

「不可。」苟良才忙攔住她，「二奶奶，不可。咱們這兒可是客棧，人來人往的，真殺了她，屍體往哪兒埋？再說，縣太爺是精明人，若被他破了案，咱們都得死。」

「留著她恐怕會壞了小鵲的好事。」錢氏咬牙切齒。

苟良才笑了笑，「不殺她，也不留她，別忘了我剛才說的，咱們把她送到西樓，讓她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還不會汙了咱們的手，連累咱們吃官司。這死丫頭愛慕虛榮，自己要往尚侯爺身邊跑，二爺、二奶奶做叔叔嬸嬸的如何管得了？二奶奶，西樓那位是什麼人，您知道吧？讓人聞風喪膽的煞神啊，姑娘家若是落到了他手裏……」

錢氏和苟良才得意地笑起來，笑聲邪惡。

鹿小鵲甚至笑得趴到陸恪臉前，張狂地說：「姊姊別怪我，我也是沒辦法。」

陸恪忍著噁心，繼續裝睡。

鹿二郎哆哆嗦嗦的，「這、這不好吧？」

錢氏和鹿小鵲哪會理他的。

眼下信物雖然有了，但眉心的紅痣還是個問題，畢竟天生的紅痣是水洗不掉的，多虧苟良才認識一位煉丹師，知道他有丹藥能令朱砂不褪色，自告奮勇將這事包攬下來。

錢氏拍拍陸恪的臉，冷笑道：「這大白天的，不方便往西樓送人，再讓妳自在半日。」觸手一片細膩滑嫩，錢氏氣得擰緊眉毛，「這死丫頭整天吃不好穿不好的，怎地還會皮子雪白，像用了上等脂粉似的。」

鹿小鵲心裏酸溜溜的，哼了一聲，沉下臉不說話。堂姊眉目如畫，姊妹倆站在一起，自己總被比下去，提起容貌、肌膚，鹿小鵲便沒好氣。

錢氏還有事情要料理，和鹿二郎、鹿小鵲一起離開，但是叫來了僕人在外面守著。

屋裏又恢復了寧靜，確認他們都已經走了，陸姒不再裝睡，下了床，取出一方樸素的淨色帕子，咬破指尖，擠出鮮血，在帕子上寫下兩個字。

鹿大郎在世時，陸姒日子過得不錯，還上過閨學，直到鹿大郎去世後，錢氏刻薄，將她趕到後院這簡陋小屋，屋裏沒有筆墨紙硯，也沒有胭脂眉筆，要想寫字，只能用自己的血。

她寫的這兩個紅字是古篆體，和楷書差別極大，若是學問不深的人看了，還以為是畫呢。陸姒並不是精通篆書，不過是上閨學和同窗一起鬧著玩，就會簡單的幾個字，她繼承了原主記憶，於是仿著書裏的情節這樣寫求救信。

原本，原主是在被慶陽侯拘禁之後才設法向朋友求援，現在既然預知有危險，她當然要提前求救了。

她推開門出了屋子，當即有一個四五十歲的僕人攔住了她。

「大姑娘，二爺、二奶奶吩咐了，您不能出去。」

陸姒微笑，「誰說我要出去了？牛叔，我只不過是想給鄧家大姑娘送條帕子。」

「不行。」牛叔擺擺手。

陸姒道：「叔叔孀孀只說不許我出去，沒說連條帕子也不讓送，對嗎？牛叔也知道，鄧大姑娘和我是同窗，我和她很要好的，這條帕子我早就答應了要送她，如果今天不送過去，她會生氣的，說不定會上門來與師問罪。她是鄧參將的掌上明珠，脾氣可不大好。」

「這個……」牛叔猶豫了。

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他是不願意替陸姒往外頭送東西的，可鄧參將不是好惹的，鄧大姑娘也不是好惹的，他一個客棧的僕役哪敢得罪這些人。

陸姒四下看了看，低聲道：「我爹娘給我留下兩床棉被，都是棉布裏子，大紅錦緞被面，不管是娶媳婦還是嫁閨女，有了這棉被都是長臉面的，牛叔若不嫌棄，我便送給你。」

牛叔大喜，「這如何使得？」口中客氣著，他的手已經不聽使喚地伸出來了。

陸姒將帕子遞給了他，牛叔展開帕子看了，見並無夾帶什麼，就先放了一半的心，又見上面有殷紅的兩團花紋，忍不住多看了幾眼。

陸姒解釋，「這是古畫，鄧大姑娘要的就是這個。」

牛叔左看右看，沒看出來有什麼不對，收好帕子，「大姑娘的吩咐，小的怎敢不聽？」

陸姒從手腕上取下一只銀鐲子，「牛叔，你把這鐲子當了，替我買幾樣草藥。」

因她要的草藥都不貴，牛叔算了帳，見當完銀鐲子、買完草藥還能剩下不少，趕忙答應了。

黃昏時分，陸姒正在製作藥丸，窗戶忽然吱吱扭扭地開了，兩個黑色身影跳了進來。

「琪華、琪璋！」陸姒喜上眉梢，輕聲呼喚。

「呦呦，妳還好吧？」鄧琪華三步併作兩步來到她面前，拉著她上下打量，「收

到妳的血書，嚇死我了！」

陸姒在鹿家的名字是「鹿鳴」，鄧琪華自認識她第一天起便叫她呦呦。

鄧琪瑋並沒開口說話，但幽黑雙眸中滿是關切。

「我還好。」陸姒忙寬慰她，「妳看，我從頭到腳哪兒都沒事，之所以用鮮血寫求救信，只是因為沒有紙筆。」

鄧琪華拉著陸姒前後左右看了好幾遍，確定她沒有受傷，這才放心，「還好妳沒事。」

陸姒心中感動，數年來鄧琪華一直待她親熱，當她是最好的朋友。

按原書的情節，鄧家在不久後遷居京城，即便在原主被全京城貴婦名媛嘲笑譏諷的時候，鄧琪華也是站在她這邊的，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斯世當以同懷視之。

陸姒招呼鄧氏兄妹坐下，微笑道：「琪華、琪瑋，鄧伯伯在參將這個位置上也坐了十年，咱們設法讓他立個功、升升職如何？」

鄧琪華的父親鄧飛一直想要飛黃騰達，後來投靠了北安郡王揚景佩後，加官進爵，很是風光了一陣子，但是當揚景佩以謀逆罪名被誅殺之後，鄧飛和揚景佩其餘的心腹一樣被殺頭，家人遭流放，家產充公。

鄧家的前景很是不妙，陸姒不想看到那樣的情況發生。

書中鄧飛之所以投靠北安郡王，無非是懷才不遇久了，想要找個靠山，如果他能建功立業，憑本事、憑機遇青雲直上，又何必在諸王相爭，前景不明的時候選邊站，唯北安郡王馬首是瞻？

陸姒向鄧琪華求救，目的是為了雙贏：既要讓自己逃離險境，也要讓鄧家避開之後的劫難。

「立功、升職，談何容易？」鄧琪華搖頭。

「說來聽聽。」鄧琪瑋卻道。

陸姒向西方指了指，「西樓被慶陽侯包下來了，整個西樓住的都是慶陽侯府的人，你們知道吧？他這人名聲很壞……」

「呸，什麼名聲很壞，他根本不是人！」鄧琪華氣得臉色通紅，朝西樓的方向狠啐一口。

鄧琪瑋眉頭緊皺，「不提他。」

慶陽侯實在臭名遠揚，鄧琪華不願意妹妹、呦呦提到這個惡魔，彷彿提到肖玻的名字，對兩位姑娘就是一種褻瀆。

陸姒柔聲道：「不提他可不成，鄧伯伯若要立功，便要拿下此人，把他送進監獄，再踩上一隻腳，令他永世不得翻身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鄧琪華又驚又喜，簡直不敢相信，「呦呦妳真的有法子拿下此人？他是侯爺，他的先人曾為我大周王朝立下汗馬功勞，高祖皇帝賜肖府丹書鐵券，更何況朝中有人保他……」

陸姒微笑，「肖玻是劉太后的人，無論如何作惡，劉太后總是不肯加誅，不過肖玻瞞著劉太后做下一件惡事，這件惡事如果被揭穿，劉太后不僅不會再保他，還會恨他入骨，將他碎屍萬段。」

迎著鄧琪華熱切又有些疑惑的目光，陸姒緩緩的道：「尚玻身邊現拘著一個正值豆蔻年華的少女，這少女身分非同小可，自她失蹤後，劉太后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，衣帶漸寬。」

「什麼人這麼重要？」鄧琪華納悶。

陸姒遲疑了下，「似是劉太后娘家哥哥的私生女。」

鄧琪華恍然大悟，「親侄女啊，那難怪。」

陸姒微微笑了笑，沒有多解釋。

那名叫星晨的少女絕不是劉太后娘家哥哥的私生女那麼簡單，原書中南潯郡王揚景鑠愛慕陸姒，為了她而去揭發慶陽侯府，他從慶陽侯府中搜出十幾位無辜少女，其中就有這位名叫星晨的姑娘。星晨姑娘的真實身分不好隨意猜測，但一直包庇尚玻的劉太后怒了，為此將尚玻判了千刀萬剮之刑，並親自觀刑，由此可見，這位星晨姑娘身分是何等的不尋常。

星晨是慶陽侯出京時候便帶著的，所以這時候一定在西樓。

「劉太后的娘家侄女，就算是私生女，也該是錦衣玉食的，怎麼會落到慶陽侯手中？」鄧琪華不解。

陸姒掩飾不住心中所思，面帶厭惡，「這幾天我被叔叔嬸嬸當丫鬟使喚，到西樓去過幾回，聽到不少慶陽侯府的祕辛。這位劉姑娘一向嬌生慣養，和家裏人嘔了氣，賭氣帶侍女出門散心，被一位貴婦人騙了才落入尚玻之手。當然，這位貴婦人只知她年少美麗，天真無邪，並不知道她的真實身分。」

「哪家婦人會這樣騙小姑娘？這般歹毒，她自己不也是女人嗎？」鄧琪華快氣炸了。

陸姒也很氣憤，「慶陽侯夫人姓王，是慶陽侯的遠房表妹，這女人沒出嫁的時候和人有了私情，出嫁後被尚玻發現，覺得對不起尚玻，更怕尚玻揭發她的陰私，擔心尚玻休了她，多年來一直刻意討好尚玻，不知為他騙來多少美貌少女。」

「賤人！佞鬼！」鄧琪華、鄧琪瑋同聲怒罵。

因外面有人守著，所以三人聲音一直壓得很低，就算罵也是壓抑著的。

罵過慶陽侯夫人，陸姒向鄧氏兄妹說了她的計策，兩人很是贊成。

陸姒的計策會讓鄧飛立功，但不須他強出頭，對於鄧飛來說，有百利而無一害。商量好正事，鄧琪華由衷的誇讚，「呦呦妳太能幹了，妳不過往西樓送過幾回茶水，便探聽到這許多機密消息。」

陸姒不由得樂了，她不是能幹，而是看過書，知道劇情……

鄧琪瑋側耳傾聽片刻，「有人來了。」

陸姒躺回到床上，鄧氏兄妹則默契地一左一右躲到門後。

「睡睡睡，就知道睡，若是把人看跑了，仔細你的皮！」鹿小鵲在罵人。

「二姑娘，您、您怎麼來了？」牛叔驚慌失措，聲音裏還帶著睡意。

「滾去前院伺候客人吧，這兒用不著你。」鹿小鵲罵了幾句，把牛叔趕走了。趕走牛叔，鹿小鵲大力推開門，哼了一聲，「別躲著了，出來吧。」

鄧琪華心頭一緊，便想要跳出來，門前卻傳來猥瑣的男人聲音——

「小鵲妹妹，多謝妳成全，妹妹放心，苟大哥記著妳這份情，以後必會十倍百倍的回報。」

「鬼話連篇。」鹿小鵲冷笑。

苟良才得意，「這件事妳答應也得答應，不答應也得答應，這不掉色的朱砂在我手裏，我若不給妳，妳豈能如願？妳放心，我不過是報從前的仇，對這死丫頭絕無半分情意……」

「反正她今晚就要送到西樓了，讓你占個便宜也無妨。」鹿小鵲虛與委蛇。

鄧琪瑋平時比鄧琪華穩重得多，但他畢竟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，聽到這兩人的無恥盤算，氣極恨極，臉色鐵青。

冷眼看著鹿小鵲和苟良才進來，他迅速關門，苟良才聽到聲音，還沒來得及回頭，已被鄧琪瑋一門門砸在後腦杓，當即倒地不起。

鄧琪華是將門之女，從小跟著哥哥練功夫，身手敏捷，不等鹿小鵲叫出聲，已經撲過去捂緊她的嘴，同時膝蓋用力，將她抵在桌上，動彈不得。

陸銘自床上跳下來，找帕子塞了鹿小鵲的嘴，和鄧琪華一起合力將她綁起來，扔到床上。鄧琪華氣惱鹿小鵲不是東西，啪啪啪連抽她四記耳光，抽得她臉都腫了。

「今晚把我送到西樓？」陸銘譏諷的問。

鹿小鵲滿臉恐懼之色，拚命搖頭，不過嘴巴裏堵著東西，說不出話來。

「什麼時候把我送過去啊？」陸銘把塞她嘴裏的帕子抽出來，柔聲問道。

鹿小鵲嚇得直哆嗦，「深、深夜沒人的時候……」

陸銘反手抽了她一記耳光，又把她的嘴巴塞住，「妳爹妳娘要等到夜深人靜的時候送我過去，但妳被苟良才脅迫，早早的便來送死，對嗎？」

鹿小鵲滿眼都是淚，目光央求、乞憐，哪裏還有平日裏的驕慢。

鄧琪瑋拿門門過來將鹿小鵲打量，「呦呦，把妳的衣裳換給這個女人，將她綁在床上。」說完，他自己則拖了苟良才出去，也不知幹什麼去了。

鄧琪華拍手笑，「這個主意好極了，她自己挖的坑，讓她自己去跳！」

她和陸銘一起給鹿小鵲換了衣裳，將她綁好，塞到被窩裏。

趁這機會，陸銘把鹿小鵲藏在衣襟內的肚兜拿了回來。

不久後，鄧琪瑋回來，遞上來一只小巧的盒子，「妹妹、呦呦，這是從那廝身上搜出來的，他貼身放著，應是什麼要緊物事。」

陸銘拿過來看了看，「這應該是苟良才用來威脅鹿小鵲的東西。」擰開盒子，端詳片刻，她往鹿小鵲的眉心點了顆紅痣。

鄧琪華和陸銘都問苟良才怎麼處置的，鄧琪瑋卻板起臉不答。

他把苟良才脫光了扔到錢氏床上，這話怎能跟兩位待字閨中的姑娘說？

陸銘並沒什麼東西要收拾，一切安頓好，三人便離開。

陸銘最後一個出來，小心地帶上了門。

第二章 圍攻慶陽侯

靜縣雖是個縣城，但處於城中心的孝和路還是很繁華的，入夜之後也有高門大戶

明燈高懸，亮如白晝。

「老天爺，這燈點的，得費多少油啊。」有個窮苦鄉民由此經過，看到這家的排場，踮著腳尖張望，羨慕不已。

「不知道了吧？這是本縣最大的官老爺，張侍郎張大人的府上。侍郎，那是多大的官啊，點這些燈算啥？」路旁有家綢緞莊的店夥計出來潑水，見那鄉民無知，忍不住告訴他道。

「大官怎會回來這小地方？」鄉民不服氣。

店夥計答不上來了，有一好為人師的酸秀才恰巧經過，忙告訴他們——

「二位有所不知，張侍郎為官清正，上本子參了一個作惡的侯爺，誰知那侯爺靠山大，參不倒，張侍郎反遭了訓斥。張侍郎受不得這個窩囊氣，便告病回鄉休養。」

「有這等事。」鄉民聽得津津有味。

這街上閒人不多，都圍過來聽，央求秀才多講講。這秀才平日裏沒人奉承他，這時見許多人過來請教，雖然大多是些平頭百姓，他也不由有些輕飄飄，話便越來越多。

「諸位想知道這位被參的侯爺是誰？那便是聲名……咳咳，聲名有些不大好的慶陽侯了。張侍郎參慶陽侯，那是年初的事，張侍郎是六月回鄉的。張侍郎冤枉慶陽侯了？沒有沒有。諸位，慶陽侯後來還是被參倒了，在京城裏待不住，藉口要回老家奔喪，出京躲避。至於他奔的什麼喪？他老家去世的是他堂叔，隔著房呢，都快要出五服了。」

「這慶陽侯很壞嗎？」

「很壞！心都是黑的！」

圍觀的老百姓大多不認識慶陽侯，卻踴躍地說起慶陽侯的壞話。

這慶陽侯他必須是壞蛋啊，他要不是壞蛋，張侍郎會上本參他？張侍郎可是靜縣最大的官！

眾人正說得熱鬧，不知是哪個機靈人告訴大家，說慶陽侯路經靜縣，就在雲來客棧住著呢，眾人譁然，這個害得本縣最大的官老爺回了鄉的壞蛋，他還敢大大咧咧的在客棧住著？臉皮真厚！

「不要臉，真不要臉。」眾人都罵。

正罵得高興，只見一輛雙駕馬車疾馳而來，眾人忙不迭的躲避，紛紛叫嚷，「這是想撞死人嗎？」

「我等是慶陽侯府的人！奉侯爺之命出門辦事，閒人退散！」車夫大喝。

眾人都氣壞了，「慶陽侯果真不是好東西，看他家的下人就知道！」

他們相互攙扶著，追著馬車嚷罵。

馬車在張侍郎府前停下，車上下來的人張揚地道：「我家侯爺命我來傳話，讓張季青出來！」

張家的門房氣得眼睛都紅了，「哪裏來的狂徒，敢直呼我家老爺的名諱！」

眾人眼見有場好戲，都湊過來瞧。

「快來看熱鬧，慶陽侯來找張侍郎的麻煩了！」

「這個慶陽侯太狂了，因為張侍郎上本參過他，他記仇，特地讓人上門侮辱！」

「這慶陽侯哪是侮辱張侍郎，他是侮辱咱們靜縣人啊！」

「俗話說強龍不壓地頭蛇，他人在靜縣就敢這樣，真可惡！」

跟著馬車跑過來的老百姓也惱得頓足捶胸。

張府的大門打開了，張季青面帶怒色地走在最前頭，後面跟著數十個人，都是靜縣有頭有臉的人物。

燈火通明，馬車前站著一人，穿的正是慶陽侯府僕役的打扮，「張季青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鯨孫樣，就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了？要不是你先多事參我家侯爺，他也不至於落到今天這步田地，我家侯爺生氣了！張季青，聽說你家裏有兩名揚州來的美人，若是乖乖將這兩名美人獻上，我家侯爺大人大量，許是會寬恕了你也說不定……」

「胡鬧……」張侍郎氣得臉都變形了。

他家裏是有兩位揚州來的美人，可這兩位早就是他的愛妾。慶陽侯這是當著賓客的面，丟他的人、打他的臉啊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！

「將這賤人拿下！」張侍郎厲聲喝道。

「是，大人！」張家的僕人不在少數，聽了主人的吩咐，摩拳擦掌，呼喝著要上前抓人。

「拿下，將這賤人拿下！」圍觀的百姓群情激奮。

方才還大大咧咧站在車前的人慌了，色厲內荏地罵道：「你們是想以多勝少嗎？我、我上門是客，你們不能抓我！」見要抓他的人黑壓壓的往前湧，他還是怕了，狼狽地扒上車，催促車夫，「走，快走，回雲來客棧報告侯爺，快走！」他急得聲音都變調了，有著說不出的驚慌。

張家的僕人、圍觀的百姓人數不少，雖然群情激奮，但這是輛雙駕馬車，兩匹駿馬撒開四蹄狂奔，血肉之軀哪敢硬攔？只有眼睜睜的看著馬車逃了。

張季青怒髮衝冠，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，慶陽侯不是在雲來客棧住著嗎，諸位請隨張某去往雲來客棧，把肖坡這廝拎出來，讓他給本官一個交代！」

靜縣縣衙後面是兩進院子，縣令、縣丞的家眷都住在這兒。

縣令任若光，縣丞馮騰起，一個是和州人，一個是靈州人，家在外地，照常例官府是給宅子的，不必自己出銀錢購買。這兩家的主母，縣令夫人花氏、縣丞夫人藍氏都是會過日子的人，天黑即熄燈，不許家人點燈熬油的費錢，整個後院安安靜靜的。

院子越安靜，後牆響起的鳥叫聲越清晰。

任家大姑娘任婉然本已上床，聽到鷓鴣聲，輕手輕腳地披衣下床，叫上貼身丫鬟芝兒，主僕兩人連盞燈籠也不打，悄悄出門。

「誰啊。」聽到開門的聲響，上房值夜的一個粗嗓婆子往這邊過來了。

「王嬾嬾，是我，出門方便。」芝兒忙笑道。

王婆子聽是芝兒的聲音，罵了一聲，「事兒精！放個尿壺在房裏不就行了？大半

夜的偏偏要出門方便。」知道是丫頭起夜，也就不多往這邊查看，罵完就回去了。芝兒掩口笑，扶著任婉然去了後院。

芝兒學了三長兩短的狗叫，不久後外面也響起狗叫，兩短三長。

任婉然命芝兒悄悄打開後門，只見兩個黑色的人影一前一後進來。

任婉然見了前面那人，面帶微笑，「就知道是妳。」她的目光落到後面那人的臉上，笑容滯了滯，但這不過是一瞬間，很快恢復常態，「妳也來了，失迎。」

鄧琪華親親熱熱地握了任婉然的手，「婉兒，我帶了叻叻來，有要事和妳商量。」任婉然心中頗不以為然，卻不便顯露出來，客氣道：「琪華有話儘管說，我洗耳恭聽。」

原主在閩學以美貌聞名，才能、學問卻不突出，任婉然爭強好勝，視原主為草包美人，很看不起。任婉然只提鄧琪華，不提陸銘，分明是有意輕慢，陸銘當然看出來了，但她哪會在意這些細微末節，臉色不變，依舊嫻雅安靜。

鄧琪華一手拉了任婉然，一手拉了陸銘，將三人的手掌疊在一起，「我喜歡叻叻，是愛美之心；心悅婉兒，是愛才之心。我當妳倆是最好的朋友，今晚咱們一定要同舟共濟，同心同德，相濡以沫，吳越同舟——」

「行了，說正事。」任婉然頭皮發麻，打斷她。

「對，說正事。」陸銘微笑，鄧琪華這成語堆砌得真是讓人聽不下去了。

「叻叻，妳來說。」鄧琪華道。

「好。」陸銘點頭，她對說服任婉然有信心。

任婉然和鄧琪華一樣，生母早逝，父親又娶了繼母，也正因为這樣，她倆同病相憐，在閩學走得很近。任婉然的繼母花氏待她不慈愛，花氏生的妹妹任婉柔又常常欺負她，任婉然對繼母、妹妹不滿已久。

任婉然早年間由她父親做主許給了同科進士裴璿的兒子，當年訂親時裴璿也是縣令，但這幾年裴璿青雲直上，現在已是太常寺少卿，原配去世後，他又續娶了富商之女，在京城朱雀大街寸土寸金之處置了大宅子，花氏知道裴家發達了，便眼紅嫉妒，一直在任若光耳邊吹枕頭風，要把任婉柔嫁到裴家，將任婉然送回老家，在老家找個老實本分的莊稼人許配。

花氏一而再再而三地提起這事，說得任若光都快要鬆動了，任婉然被花氏這般算計，心中焉能不恨。她這人爭強好勝，哪怕只是為了賭一口氣，也一定會保住自己的婚事，絕不讓花氏母女如願以償。

陸銘把張府的事略說了，「……張侍郎定會到雲來客棧討公道，令尊正在張府赴宴，他為人謹慎，大概不會支持張侍郎，為今之計需借令妹一用。」

陸銘給任婉然出主意，她知道慶陽侯的事情敗露之後，劉太后不僅千刀萬剮了他，而且遷怒於人，慶陽侯途經各地的地方官全部革職查辦，下獄問罪，可憐任若光寒窗苦讀十幾年才中了進士，做了官，為慶陽侯所拖累，功名利祿化為泡影。與其一心避禍不想惹事，卻落得將來給慶陽侯陪葬的下場，還不如當斷則斷，不受其亂。

「不行，她畢竟是我親妹妹。」任婉然柳眉倒豎，語氣強硬。

陸姁不禁一笑，「當然不是要令妹真的以身涉險，只不過借她的名頭一用，激激令尊罷了。婉然，妳目前的處境十分危險，必須設法自救，妳需讓令尊知道，妳聰慧能幹，高才遠識，妳是任家嫡長女，是任家最值得他信任的人，最值得他器重的人。」

另一邊，張季青發了怒，賓客們大多滿口答應，卻也有人出言阻攔。

「張大人，這慶陽侯有些來歷，此事就算鬧大了，恐怕也難以動搖他的根基啊。」

「張大人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」

「張大人，稍安勿躁，此事還須從長計議。」

張季青一張臉漲成了青紫色，「都被惡奴欺上門了，還從長計議什麼？」

「縣令大人，您說該怎麼辦？」那幾個反對的人勸不了張季青，向任若光求助。

任若光是四十多歲的清瘦男子，面帶愁容，躊躇不已，顯然是拿不定主意。

張季青哼了一聲，心裏對任若光很是鄙夷。這個小縣官出身農家，靠著死讀書僥倖中了進士，外放到靜縣先做縣丞，後做縣令，做官十幾年，一點決斷也沒有，怯懦無能，不堪大用！

「張大人，縣令大人，咱們靜縣人不能這樣被人欺侮啊。」外面的百姓義憤填膺，呼喊聲此起彼伏。

畢竟他才是一縣之長，他不發話，眾人的爭論便不停歇，有人主張以牙還牙，有人主張來日方長，眾人七嘴八舌，任若光遲疑不決，一個頭兩個大。

這時任家老僕悄悄來稟，「家裏來人了，有要事求見老爺。」指了指不遠處樹下一個黑影，那人身上披著黑色長披風，頭上戴著帷帽，頭臉俱遮得嚴嚴實實。

任若光樂得躲避，忙隨老僕到了樹下，這裏燈光昏暗，但任若光見面前這人輕輕揭起帷帽，還是看清了她的面容，不由得大吃一驚，「婉兒，妳怎會在這裏？」

任婉然支開老僕，輕聲又急促的道：「爹，大事不好，妹妹不見了！」

「怎麼可能？」任若光嚇了一跳。好端端的，柔兒怎麼會不見了？

任婉然聲音壓得更低，「這件事實在太大，女兒還沒敢告訴太太，瞞著全家人，先來向您討主意。爹，女兒懷疑是慶陽侯搞的鬼，妹妹今天繫的是條碧綠貢緞腰帶，這種貢緞在靜縣是獨一份，只有妹妹才有，女兒聽說雲來客棧西樓的窗戶上就掛著這樣一條腰帶……」

「可惡！」任若光肺都要氣炸了。慶陽侯禍害別人家的姑娘，他雖也生氣，但知道自己的女兒可能也受害，他真是殺人的心都有。

「爹，您現在需和張侍郎同心合力到雲來客棧搜人，務必要把妹妹救出來！」任婉然含淚央求。

任若光前一刻還想殺了肖玻，這會兒又猶豫了，「可慶陽侯朝中有人，為父小小縣令，哪有能耐扳倒他？」

任婉然附到他耳邊道：「咱們的目的只是救出妹妹，可不是幫張侍郎打前鋒的，他們的公案，咱們哪裏管得著？爹，你只需如此……」

任若光越聽越覺得有道理，連連點頭，語氣欣慰，「先前讓妳上閨學，太太還嫌

白費銀錢，如今看來婉兒巾幗不讓鬚眉，頗有見識，為父的苦心沒有白費。」

「爹爹謬讚。」任婉然謙虛幾句，重新戴上帷帽，斂衽行禮，快步去了。

任若光回到張季青身邊，聽到外面百姓的呼喊聲越來越高昂，彷彿受了感動，振臂高呼，「靜縣人能這般受辱嗎？萬萬不能！諸位，請隨本官去雲來客棧，聲討慶陽侯！」

一向小心翼翼的任若光都發話了，眾人再無疑慮，由張季青、任若光帶領著出了張府。

張季青、任若光在前，其餘賓客在後，還有一長串義憤填膺的老百姓尾隨，隊伍很是壯觀。

隊五行至半途，有一白髮老乞丐攔路告狀，說慶陽侯府的豪奴強搶了他家的婆子，「縣令大人為草民做主啊，可憐我那老婆子已經七十多了啊。」

任若光大怒，「七十多歲的老婆婆也搶，還有沒有人性？搜，到雲來客棧給本官搜人！」

白髮老乞丐大哭，「縣令大人是青天大老爺啊。」

跟著的老百姓有哭的，有罵的，有目瞪口呆的。

任若光和張季青並排走著，小聲告訴他，「張大人，您就算上門折辱慶陽侯一番，也不能消大人心頭之氣，還不如咱們到雲來客棧搜一搜，若真的搜出什麼，叫那老匹夫吃不了兜著走。」

「好極！」張季青本來和任若光沒什麼深交，見任若光一心為他著想，非常感動。快到雲來客棧時，鄧飛帶著上百名兵丁來了，「下官奉命追捕一名大盜，那大盜到附近便沒了蹤影，下官懷疑他是躲到了雲來客棧，但客棧裏住的都是貴人，下官不敢擅自打擾。張大人，您是官場老人了，該怎麼做，還請您指示。」

張季青知道鄧飛是想搜查慶陽侯卻不敢出面，但鄧飛的來意正中他下懷，也不計較，命令鄧飛，「鄧參將，你帶人將雲來客棧團團圍住，不可放跑一個。」

鄧飛大聲答應，帶著人將客棧包圍了。

客棧西樓，年過五十、肥肥胖胖的慶陽侯面目猙獰地出來。

「官兵包圍搜查？嘿，大理寺那些京城名捕都從我慶陽侯府搜不出什麼，靜縣這個小縣城又有什麼能人了？到時候什麼也搜不出來，老子不會善罷干休，必要這起子小人好看！」

與此同時，東樓處一位清雅高華的青年公子坐在窗前，手握書卷翻看。

書僮在替他倒茶，「想不到小小一個縣城，也有人敢惹尚坡。」

公子握著書卷的手白皙修長，顯見得是養尊處優之人，一張面龐過分好看，俊美無儔。

一名英氣勃勃的護衛自外進來，躬身行過禮，上前兩步，低聲回事。

書僮驚訝，「這麼說，阿朝哥哥以為要圖謀不軌的黑衣人，其實是鄧參將的兒女？鄧參將的兒女跟客棧老闆的侄女合謀，目的是要對付尚坡？」

護衛撓撓頭，「真沒想到會是這樣，我還以為是什麼不得了的陰謀，有人要對公子不利呢。」

「看來阿朝哥哥你白跑一趟了。」書僮同情的道。

「倒不能算白跑一趟，我探聽到的事可不少。」阿朝想要挽回顏面，把他探聽到的事極力渲染了一番，「……官府就要到西樓搜查了，豈不是件好事？」

「什麼好事。」書僮面帶不屑，「莫說這小小縣城的官府，大理寺、刑部、順天府多少能人搜查過慶陽侯府，搜出來什麼沒有？」

阿朝想想也對，「也是，兩個小丫頭，一個愣頭青小夥子，能成什麼事？還以為設計讓官府搜查肖玻就行了啊，兒戲。」

公子嘴角微彎，眸光如星，如此兒戲嗎？「阿朝，你和阿暮扮成兵丁混進去，相機行事。」公子吩咐。

阿朝躬身，「是，公子。」深施一禮，飛一般地出了門。

書僮呆呆看著門簾，羨慕不已，嚮往至極，「阿朝哥哥總是嗖地一聲便沒了人影，我哪年哪月才能練到他這樣啊。唉，真想快點長大，像阿朝哥哥一樣能幹，一樣神氣，阿歲便會服我了。」

公子施施然起身，「阿年，咱們也去扮官兵玩。」

書僮阿年臉上現出喜悅之色，但很快發覺不對，義正辭嚴，「千金之軀，坐不垂堂，公子何等身分，怎能以身涉險？」

公子腳步不停，輕飄飄地道：「你再囉嗦，我便叫阿歲來了。」

阿年跳了起來，「阿歲年紀小，哪有我懂事能幹？公子還是帶我吧。」小跑著跟上去。

客棧外的衛兵嚴陣以待，牆角處有幾聲尖叫，兩名士兵忙拔出配刀過去查看，發現是貓在打架，哈哈大笑。

在他倆身後，多了兩名兵丁打扮的人，一高一矮。

「快，參將大人等著呢。」小個子兵丁催促。

士兵以為是鄧參將差人辦事，也不以為意，還站在原地值守。

這一高一矮的兵丁到了客棧門前，方才停下。

「公子，女的。」阿年小聲提醒。

門前的士兵手持火把，一片亮堂。

陸娒著了男裝，但她身材窈窕，眉目如畫，只要長了眼睛都能看出來她是姑娘，麗質天生的少女，扮男子是扮不像的。

鄧飛正問她話，「鹿姑娘，咱們進去搜，很快便能把劉……能把人搜出來吧？」

「當然不能。」陸娒斯文又安靜，「上慶陽侯府搜查過的官員、名捕前前後後有數十人，每人皆鐵羽而歸。」

「妳這是何意？」鄧飛大驚，意識到聲音太高，趕忙清清嗓子，努力壓低聲音，

「不是妳提議我們這麼做的嗎？」

陸娒低笑，「鄧伯伯莫急，肖玻身邊一定有機關，這機關難解，但是有任大人在，可以無憂。」她指指周圍，胸有成竹道：「鄧伯伯您看，您的士兵將客棧團團圍住，張侍郎帶領賓客至西樓下怒罵聲討，第一次搜，一定什麼也搜不出來，但張

侍郎會鼓動眾人不撤離，還會吩咐人去請能工巧匠破解機關。天高皇帝遠，劉太后鞭長莫及，保不了慶陽侯，邊城百姓剽悍，給他來個蠻不講理，尚坡老匹夫做何感想？這種情形下，任大人悄悄找到他，向他討要愛女，見不到愛女絕對不離開，他會如何應對？」

「原來妳早就知道搜不出來，也早就想好對策了。」鄧飛恍然大悟。

西樓正上演一齣鬧劇，官兵大費周章，只從慶陽侯房中搜出來一個鹿小鵲。

慶陽侯大笑，「這是客棧老闆娘自己乖乖獻上的，可和本侯不相干。」

早有慶陽侯府的豪奴把鹿二郎、錢氏抓過來，慶陽侯命人將鹿小鵲扔在地上，

「說，這是不是你們夫妻倆自己獻給本侯的？」

鹿小鵲在地上瑟瑟發抖，鹿二郎和錢氏又是心疼，又覺害臊，說不出話來，和鹿小鵲一起抖似篩糠。

張侍郎面沉似水，鹿二郎一家三口被官兵趕了出來。

圍觀的百姓對他們吐口水，「呸，丟人現眼！」

「親生女兒都賣，狼心狗肺！」更有暴脾氣的人伸手打，上腳踹，打得這一家三口嗷嗷亂叫，抱頭鼠竄。

跑得遠了，錢氏見沒人追過來，破口大罵，「那賤人竟敢害我女兒，老娘見了她一定剝了她的皮。」又恨鹿二郎沒用，扭著他的耳朵不依，「你也不看清楚就把小鵲送到西樓，你親手把女兒往火坑裏堆啊！」

鹿二郎內疚至極，「我不是心裏有愧嗎，進了屋都沒敢往床上看，命人抬了侄女就走，誰知侄女機靈，她跑了，還把小鵲綁了……」

「呸，她是你哪門子的侄女。」錢氏提起陸銘就眼中冒火。

一家三口偷偷摸摸地溜了，也沒敢去別的地方，回的是錢氏的臥房。

誰知進門之後，鹿二郎在床上發現了苟良才，這下子可熱鬧了，一向怕老婆的鹿二郎和錢氏扭打起來。

錢氏正要叫屈，鹿小鵲卻上排牙齒和下排牙齒直打架，「他、他死了……」

錢氏眼睛發直，鹿二郎也顧不得和她鬧了，忙伸手探了探，見苟良才真的沒氣了，腿腳俱軟，癱到地上。

「都是那個死丫頭害的。」錢氏喃喃咒罵著陸銘，也跌坐在鹿二郎身旁。

鹿小鵲以手掩面，「完了，我的名聲算是完了，咱們家又攤上了人命官司，以後咱們可怎麼辦啊？」

鹿二郎和錢氏也是愁苦，一家三口像爛泥似的癱在地上，連放聲大哭的力氣也沒有，又是恐懼，又是痛恨，惶惶不安。

第三章 惡僕嚴嬖嬖

這場騷動對鹿小鵲來說是滅頂之災，對慶陽侯來說卻根本不是事，他見官兵除了鹿小鵲別無所獲，知道自己福大命大又逃過一劫，大感得意，氣焰囂張，「老子清清白白的人平空被你們潑了髒水，這事可不能就這麼算了。張季青，你給老子……」

他正要折辱張季青，卻聽張季青冷冷的道——

「老匹夫，你身上萬千罪惡，但方才這句話沒說錯，這事不能就這麼算了！本官寧可相信煤是白的，都不能相信肖匹夫是清白的。來人啊，這老匹夫房裏一定有機關，快到鐵匠鋪、木匠鋪找能工巧匠，今晚非破了老匹夫的機關不可！」

「張季青你大膽！」慶陽侯大怒。

張季青冷笑一聲，命人搬了把太師椅過來，大馬金刀的坐著，不怒自威。

慶陽侯本來是打算等這些人如意算盤落空時譏刺奚落、嘲弄折辱張季青的，見張季青敗而不亂，氣得跳腳。

張季青帶著一眾賓客堅持不肯走，包圍客棧的官兵紋絲不動，張家僕人大張旗鼓地請匠人去了，今晚註定是一個不眠夜了。

不管慶陽侯如何大發雷霆，張季青只管穩穩地坐著，給他來個以不變應萬變。

慶陽侯怒極，命令手下，「動手！打死了都算本侯的，狠狠的打！」

「毆打官兵是什麼罪，擾亂公務又是什麼罪啊。」張季青慢條斯理的問。

「回大人，毆打官兵、擾亂公務，視情節嚴重與否，輕則入獄，重則殺頭。」張季青身邊有人響亮回答，這話當然是說給慶陽侯的手下聽的。

「侯爺，強龍不壓地頭蛇啊。」慶陽侯的手下雖然囂張慣了，但人在外地，氣勢沒有從前足，怕了。

慶陽侯氣得命人去叫丁三強、丁四健，這兄弟二人是他重金聘請的江湖異人，武功高強，可今天也不知怎麼了，慶陽侯讓人找了兩回都找不著他們的蹤影，氣得七竅生煙。

真是虎落平陽任犬欺，他堂堂慶陽侯，離了京城，竟連小小縣城的官員都能拿捏他了！偏偏關鍵時刻平時貼身保護他的保鏢都找不著人！

張季青穩如山，一向狂妄的慶陽侯心裏開始打鼓，今天的事處處透著詭異，如果張季青咬死了不放，真找個能工巧匠把機關解了，搜出人來，那可就完了。

劉太后警告過他，以後再也不許為非作歹，否則一定國法處治。

明明天很冷，慶陽侯卻開始出汗，當縣令任若光求見的時候，他馬上就答應了。他需要瓦解對方，分而擊之，張季青是肯定不行的，鄧參將他不認識，也就只有任縣令還見過面吃過酒，算點頭之交。

任若光神情凝重地要求密談，暗室之中，他眼中含淚，一揖到底，「侯爺，您大人有大量，把小女放了吧，小女嬌癡，不堪服侍……」

慶陽侯摸不著頭腦，「任縣令，你這話是怎麼說？本侯從沒見過令媛。」

任若光眼淚都下來了，「小女消失不見！她的侍女說，她被人擄來了西樓，侯爺，下官知道您肯定不會做這種事，定是侯府下人打著您的旗號胡作非為。侯爺，下官不為別的，只要能找回小女，下官悄悄帶了她走，一個字也不會對外人說的……」

「本侯真的沒有，是誰胡亂汗巖！」慶陽侯驚愕萬分，頗覺委屈。

可任若光不相信，一把鼻涕一把淚，口口聲聲求他放了孩子，「侯爺，只要您放了小女，張大人那裏下官一定代為轉圜，讓參將退兵，還侯爺清靜。」

慶陽侯解釋不清楚，想了半天，叫了個心腹進來，對他附耳小聲交代了幾句話。心腹答應著去了，過了一會兒，帶了兩個女孩兒過來，「縣令大人，這可是令媛？」任若光放眼望去，見兩個女孩赤腳站在地上，被鐵鏈鎖著，嘴巴則堵得緊緊的，滿臉驚惶之色，嚇得幾乎尖叫出聲。

這個肖玻老匹夫，果然不是人！

這兩個當然不是任婉柔，慶陽侯揮揮手，命人把這兩個女孩兒又帶下去。

聽著鐵鏈的聲響，任若光心裏沉甸甸的，如果說之前他只想救女兒的話，現在他是連這些姑娘也想搭救了，實在太可憐了……見不到親生女兒，他急得坐在地上哭，以手捶地，悲痛欲絕。

慶陽侯瞧著任若光的樣子不像裝的，「任縣令，你也是一片愛女之心，可本侯真的沒有抓令媛。」知道自己如果不把藏人之處讓任若光看，任若光是不會幫他的，今天這個難關也難以度過，只好帶任若光到了另一間屋子，指著靠著牆的一排櫃子，「本侯的人全部在這裏，再沒有其餘的了。任縣令，本侯便讓你看一看，解除你的疑慮，令媛當真不在本侯手裏。」

慶陽侯打開櫃門，手伸進去操縱機關，向右擰三下，又向左擰三下。

任若光屏住了呼吸，只聽吱的一聲輕響，像是有扇門在打開。

原來櫃子裏還有道暗門，暗門狹窄僅容得下一個身材苗條、骨瘦如柴的姑娘通過。任若光看著暗門後的小空間內那些淒慘絕望、被鐵鏈捆綁、被塞著嘴巴的姑娘，驚怒到了極點。這哪裏是慶陽侯的臥房，這是人間地獄！

任若光血往上湧，突然猛地向前抱住了慶陽侯，咆哮怒吼，「肖玻老匹夫，你喪盡天良！」

任若光冷不丁的反應讓慶陽侯大驚失色，「任若光，你這芝麻大的小官兒竟敢對我動粗？放開，我是一品侯，世襲罔替，擁有丹書鐵券，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，放開我！」

任若光的叫嚷聲傳到外面，陸恪大驚，「任縣令不是應該探知機關之後便出來嗎？怎地和肖玻當面鬧翻了？事情有變，快，上樓！」

鄧飛拔劍高呼，「捉拿惡賊！」率領著士兵往樓上衝。

樓上是一場混戰，陸恪仰頭觀看，心中萬分焦急。事情起了變化，也不知那些無辜少女能不能被悉數救出，任若光和慶陽侯當面起了衝突，會不會安然無恙……

「姑娘放心，肖玻已被制伏。」

一個溫潤輕柔的聲音彷彿就響在她的耳邊，這是一個青年男子的聲音，說不出的好聽，帶著絲絲仙氣。

陸恪驚訝的回頭，可周圍哪裏有人？她張望了下，在夜幕中，依稀捕捉到一截錦緞衣角自木樓梯一掠而過，此情此景，如夢如幻，陸恪不禁有些茫然，該不會是她太緊張，出現幻覺了吧？

「呦呦，妳立大功了。」鄧琪璋走得很急，斗篷帶起一陣風，「那些姑娘被解救出來，肖玻被抓，侯府下人一個都跑不了，全讓人捆了，速戰速決，這場仗打得漂亮！」

「她呢？」陸姒急切的問。

「找到了。」陸姒雖然沒說名字，鄧琪瑋卻知道她問的是誰，篤定點頭。陸姒一顆心放回到了肚子裏，有了這位星晨姑娘，劉太后之後的態度可想而知。尚坡是死定了。

鄧琪華、任婉然也過來了，三位姑娘手掌緊緊相握，眸中閃爍著興奮又激動的光芒。

曾經不可一世的慶陽侯尚坡這回罪證確鑿，在一個小縣城栽了跟頭，銀鐐入獄。他是重犯，由鄧飛和任若光各派下屬看守，守衛異常嚴密，休想逃跑。陸姒想見慶陽侯，鄧琪華、任婉然雖然不知道她為什麼要這麼做，卻沒有推辭，也沒有追問，爽快地答應了。

慶陽侯這臭名遠揚之人在靜縣被逮捕，鄧飛、任若光可以說是一戰成名，今後升官發財，前途無量。主意是陸姒出的，功勞其實是她的，但她不求名不求利，什麼都不要，只要見見慶陽侯，對於兩人來說有何不可，鄧飛、任若光皆答應了請求，她順利地去了水牢。

慶陽侯這時候很慘了，和那些被他虐待的少女一樣讓鐵鏈牢牢鎖著，赤著腳，內心恐懼、憤怒、絕望。

看到陸姒，他眼中閃過一絲貪婪之光，但很快暗淡了。眼前這窈窕少女姿容絕世，可是為什麼令他覺得有些眼熟……

陸姒袖中寒光一閃，一把鋒利短劍冷森森地出現在她手中。

「別殺我，別殺我！」慶陽侯自被抓以後沒少被拷打，見陸姒手中有利器就嚇壞了。

陸姒把玩著手中的短劍，「等待你的是國法嚴懲，又何必髒了我的手。老匹夫，我不是來殺的，我來討債。」

「我和妳素不相識，欠什麼債了？」慶陽侯眼睛盯著短劍，身體往後縮，恨不得縮到牆裏去。

陸姒喝道：「當年你查抄護國大將軍府時昧下的寶物，把它交出來！」短劍疾揮，向慶陽侯的手掌刺去。

「別，別……」慶陽侯面無血色的大叫，「別動粗，我給妳，我給妳……」

陸姒哼了一聲，「算你識相。說，東西在哪裏？」

慶陽侯聲音發顫，「這是假手，能取下來……妳先這麼擰，再這麼擰……」

陸姒娥眉微蹙，取出一塊手帕裹住手掌，面帶厭惡，按照慶陽侯的指示，將他的左手擰了下來。這左手義肢做得很精巧，幾能亂真，手掌部分其實是一只盒子，內中有半枚青銅虎符，取過青銅虎符，陸姒心潮澎湃。

「妳是誰，怎麼知道我的祕密……」保命的東西就這麼被取走，慶陽侯越想越不甘心。

陸姒哪有功夫理會他，把假手裝回去，收好虎符，飄然離去。

「妳是誰，妳到底是誰……」慶陽侯真是死了都不能瞑目，在陸銘身後嘶啞吼叫。陸銘到了水牢門口，回過頭，嫣然一笑，「你用不著這麼不服氣，我拿回的，是我家的東西。」

她正值妙齡又姿容絕美，這一笑光麗豔逸，舉世無雙。

水牢的門關上了，牢房一片黑暗。

慶陽侯終於想起為何覺得她眼熟，大口喘著粗氣，整個人陷入難以言喻的恐懼當中。

護國大將軍謝擒虎有一位獨生愛女，芳名謝奕清，是平遠侯嫡長子陸廣沉的妻子。這位姑娘眉目之間，分明和年輕時候的謝奕清有幾分相似，難道她是……慶陽侯越想越怕，渾身冰涼。

他從護國大將軍府中搜出虎符一事，難道說陸廣沉夫妻倆已經知道，從京城追殺過來了？

陸銘由鄧琪華、任婉然陪同到了靜園，這裏和縣衙隔著一條街，是靜縣縣衙用來招待貴客的地方，若有上峰差來的官員、信使等，都是住在這裏的。

才到靜園外，便聽到裏面傳出來喧嚷聲，鄧琪華皺眉，「這裏住的人很多很雜嗎，怎麼這麼吵？」

任婉然有些不安，「不會啊，現在是冬天，冬天靜園經常沒人住，或許是靜園招待不周？」

陸銘微笑，「咱們靜縣人最熱情好客，哪會怠慢了客人。」

任婉然聽到她說「咱們靜縣人」，心中大為安定，笑容滿面。

她已經知道陸銘的身世，這姑娘雖是平遠侯府的真千金，卻還以靜縣人自居，不忘舊情，太好了。

平遠侯府差來尋找千金的一行人在靜園住了幾天，牢騷滿腹。

五十多歲的嚴嬤嬤年齡最大，資歷最老，氣性最大，「這個任縣令官不大，架子不小，咱們平遠侯府到也這個小縣城來尋人，這任縣令竟不巴結著趕緊給辦了，一天拖一天的，是要拖到什麼時候？」

靜園侍女杏兒過來打掃，忙笑著告訴她，「不是縣太爺不上心，實在是這兩天有要緊大事。嬤嬤沒聽說嗎？縣太爺和另外兩位大人抓住了一個大大的惡賊，我們靜縣人人稱快呢。」

「抓什麼人能有平遠侯府的事重要？」嚴嬤嬤瞪眼。

「聽說是慶陽侯。」杏兒抿嘴笑，「大人物，是位侯爺呢。」

嚴嬤嬤板起臉，杏兒語含譏諷，她就算再笨、再遲鈍也聽出來了。杏兒分明是在說，別以為侯府多了不起，慶陽侯也是個侯爺，不還是在靜縣這小陰溝裏翻了船，被任縣令給逮起來了？

「妳這丫頭口齒倒伶俐，很會說話。」嚴嬤嬤心生厭惡，眼神陰冷。

「哪裏，婢子不過是跟著我家姑娘讀過兩年書，認得些許幾個字罷了，哪裏談得上口齒伶俐會說話？我家姑娘說了，會說話有時候比會辦事還要緊呢，那可是個大本事。」杏兒笑道。

「哼。」嚴嬷嬷忍不住重重哼了一聲，「這靜縣不是個好地方，不光當官的不像話，連婢女也不像話，仗著讀過書，認識幾個字，竟敢在我老人家面前輕狂。妳家姑娘也不過是縣令之女，小門小戶的，能有多少見識，若是到了京城，不知會讓千金小姐們笑話成什麼樣！」

門外，任婉然停下腳步，漲紅了臉。

鄧琪華大怒，「我去教訓這個老太婆。」

陸銘攔住她，「稍安勿躁。強將手下無弱兵，杏兒是婉然教出來的丫頭，對付這麼個外強中乾、見識粗鄙的婆子易如反掌。」

「沒錯，外強中乾、見識粗鄙。」鄧琪華樂了。

「別這麼說，她到底是平遠侯府的人，說不定是令堂身邊用慣的人，有些體面。」任婉然見陸銘向著她說話，氣也就消了，反過來勸陸銘。

陸銘道：「這人一定不是我母親身邊的。琪華、婉然，我雖然還沒回平遠侯府認親，沒見到我親生母親，但我知道護國大將軍的獨生愛女必定不是凡人，不會教出這樣的下人。」

「那她是誰派出來的啊。」鄧琪華好奇。

「大概是侯爺夫人？」任婉然猜測。

陸銘笑了，「侯爺夫人是我祖母，和我是隔輩人，我想到親生母親，便覺得她一定美麗、善良、慈愛，像觀音菩薩一樣，想到祖母呢，卻什麼感覺也沒有，唉，這隔了一輩到底差太遠了呀。」

鄧琪華和任婉然啞然失笑，「呦呦，妳太調皮了。」

不知不覺，任婉然也和鄧琪華一樣親密地稱呼呦呦。

陸銘禮尚往來，叫鄧琪華「琪華」，叫任婉然「婉婉」，三人比從前更親密了。裏頭又傳來聲音。

「妳叫杏兒？好，老身記住妳了，妳本事大！」嚴嬷嬷大概是被杏兒氣得狠了，聲音驀然拔高，十分刺耳。

杏兒不甘示弱，「您老人家誇獎了，我本事哪兒大呀，我就是縣太爺家裏的一個笨丫頭，因為嘴笨手笨不會服侍，才會讓我家太太趕到靜園來打雜的。咦，您老人家拿雞毛撻子幹麼？想替我幹活兒？這可使不得，您老人家快放下，放下。」兩人吵起來了，聽起來是嚴嬷嬷發狠要打杏兒，平遠侯府的人勸，靜園的女僕也勸，兩邊都是自己人向著自己人，但除了嚴嬷嬷誰也不想鬧事，聲音高入雲霄，卻沒真正打起來。

鄧琪華驚訝，「我竟不知杏兒這個丫頭如此能幹。婉婉，妳趕緊把這丫頭叫回縣衙吧，有她幫忙，妳豈不是如虎添翼？」

任婉然道：「慚愧慚愧，我也不知杏兒這般伶俐齒，我今天就是來帶她回家的。」三位姑娘又一起笑了。

任家本來是太太花氏說了算的，可自打慶陽侯被抓，任若光官聲遠揚，官威大震，上司也褒獎了好幾回，可以說是春風得意，前途似錦，如果不是任婉然的主意，任若光哪有今天？他也就器重起任婉然了，現在任婉然在內宅最有地位，不管她說什麼，任若光都支持她，花氏氣得乾瞪眼也絲毫沒辦法。

之前花氏能把杏兒攆到靜園，現在任婉然就能公然把杏兒帶回去。

芝兒、杏兒是任婉然的兩個貼身丫鬟，花氏發作杏兒，其實是敲打任婉然，現在任婉然翻身了，當然要把杏兒要回來。

「嬈嬈消消氣……」有人在勸嚴嬈嬈。

「我為什麼要消消氣？我是夫人的陪房，在府裏是有體面的，就算是三姑娘找著了，她也得敬著我，也得聽我的！我雖是下人，卻是服侍過長輩的下人，她在我面前擺不起千金小姐的譜，她一個在靜縣小城長大的姑娘，什麼都不懂，這一路上全得靠我教導她……」嚴嬈嬈帶著怒氣，又很自負。

陸姒忽然不願進去了，請芝兒進去叫杏兒出來。

杏兒出來後，陸姒知道平遠侯府來的人是以嚴嬈嬈為首，無論是護衛、家丁還是婆子侍女，都聽嚴嬈嬈指揮，更不願進去了。

「走。」她有了決定。

鄧琪華、任婉然自然是支持她的，陪著她一起離開靜園。

任婉然卻擔心，「不跟著他們，妳怎麼回京城，怎麼回平遠侯府？呦呦，妳是侯府千金，流落在外面可不行。」

「侯府自然是要回去的，不過我可不和這嚴嬈嬈一起，她太討厭了。」陸姒笑道：「放心，我自有主意。」

她想到一件事，「對了，這嚴嬈嬈好惹事，如果她要找的人一直找不到，會給靜園、給任大人添麻煩，不如引導她往雲來客棧去一趟，如果她要帶個假千金走，由她去。」

「呦呦，妳這是何意？」鄧琪華被她弄糊塗了。

陸姒說得輕描淡寫，「她找不著人便一直不走，豈不討厭？打發她走才是正經。」鄧琪華更糊塗了。

不只鄧琪華，任婉然一時半會兒也沒猜到陸姒要幹什麼。

陸姒暫住鄧家，回去後便收拾行李準備回京城。

鄧琪華實在想不通，特地去請教了她的父兄，「爹、哥哥，呦呦這是什麼意思啊？」

鄧琪璋細細問了當時的情形，沉默不語。

鄧飛本是對小女孩兒的事不感興趣，但和陸姒有關，他可不敢大意，和鄧琪璋一樣聽得異常認真，問道：「護國大將軍？為父沒聽錯吧，呦呦的母親是護國大將軍的獨生女？」

「是啊。」鄧琪華點頭，「我記性多好呀，肯定沒記錯。呦呦親口說的，她母親是護國大將軍的獨生女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，為父知道了！」鄧飛雙手興奮的拍著大腿，「璋兒、華兒，護國大將軍這個官銜，自打高祖皇帝到現如今也沒有幾個，離得最近的一個便是鼎鼎

大名的謝擒虎大將軍了，謝大將軍天縱奇才，屢立奇功，就只一樣不好，只有一個獨生女兒，沒留下傳後之人……」

「姓謝，那對了，我記得呦呦說過她母親姓謝，呦呦以她母親為傲，說她母親和才女謝道韞一樣才氣縱橫，學富五車。」鄧琪華忙道。

「護國大將軍現在如何了？」鄧琪瑋關切的問道：「聽父親這麼說，他無疑是位風雲人物，為什麼我從來沒有聽說過？」

「護國大將軍英年早逝，不到五十便走了。」鄧飛神色暗了下來，「護國大將軍走後，謝氏族中因他無子，替他過繼了一個兒子，這兒子……這兒子後來斷送了整個謝家……」

「怎麼說。」鄧琪華、鄧琪瑋頭皮發麻。

鄧飛長歎，「很多年前的事了，我也說不大清楚。你們只需知道這個過繼來的兒子打了敗仗，向敵人投誠，為敵軍做內應，害我大周連失數城，邊民被殺，生靈塗炭，並且折損了一位親王……」

鄧氏兄妹不寒而慄。投敵叛國已經是罪不容誅，他還連累了那麼多平民百姓，連累死一位親王，這樣的罪行，真的能斷送整個謝家。

「謝氏，也被他連累了嗎？」良久，鄧琪華才顫聲問道。

鄧飛搖頭，「那便不是我能知道的事了。我朝律法，罪不及出嫁女，彼時謝氏已經嫁到平遠侯府，她不再是謝家的人，而是陸家的人，按律不該連坐。不過顯宗皇帝痛失愛子，對謝家的出嫁女，未必能寬宏大量、輕輕放過。」

「謝氏現在還好端端地在平遠侯府，可見沒有妨礙。」鄧琪瑋道。

「哥哥，這你可就不懂了。」鄧琪華氣呼呼的，「不一定非要明著整人，內宅裏的陰暗手段可多了。」

鄧琪瑋驀然抬頭，「我明白了。呦呦知道母親受平遠侯夫人的氣，所以故意讓嚴嬤嬤帶個假千金回京，將來真相被揭穿，打平遠侯夫人的臉，替她母親出氣。」

鄧飛啞舌，「瞧瞧人家這閨女養的，多會替母親著想啊。不對，這閨女陸夫人連養都沒養，這還沒認回去呢，就要替母親籌謀了，孝女，孝女。唉，這天底下哪有母親不疼愛女兒的，親生的疼，親手養大的和親生的也差不多。」說著話，他故意瞅了鄧琪華好幾眼。

鄧琪華是個大大咧咧的姑娘，絲毫沒注意到親爹的表現，感動道：「我早就說了嘛，呦呦是個好孩子，我沒看錯人！」

鄧飛：「……」華兒，妳是不是太遲鈍了……

其實陸姁真沒他們想的這麼複雜，她只是不喜歡嚴嬤嬤這個人，不願和嚴嬤嬤同行而已。